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八

諫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慶歷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陜西青白鹽勑差張子奭

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内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

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益以子奭宣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一作賞)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

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令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為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令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葢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

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予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况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出内庫金帛賜陜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一作春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䘏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聽茍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户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

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歛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剥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盗内應省司之重歛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一有害字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為一作謂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一作困時宜速賜一作施恵不惟消弭盗賊之患兼可以悦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

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同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尚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

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掩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西北交侵一也三路

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荆王劄子 同前

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

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勑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為姦爾今若盡節一作減仍有其字浮費及絶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一作司有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

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一作未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内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

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為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為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為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恩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為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

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説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為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敵人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令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大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為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茍絶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

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刼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别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

入己贓論仍乞一有遐字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絶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苫塊中便答書題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令閭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粗知

喪禮而允良為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流間傳說為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束補蔭子弟須是一作令習一無習字試經業葢謂訓誘臣寮子弟欲為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為藩屏全不訓誨使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允良等過失伏慮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别行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

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向後改悔遷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諭近一作所貴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嚮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同前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敵皆有事宜一無為字北敵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敵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

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一作以）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彼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敵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

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一作誠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絶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策可為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馳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為名亦可拒絶令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二邊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

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絶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敵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欺我併力以吞唃厮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唃厮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

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一有理字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

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為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

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一作進考者不至疲勞一作濫選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一每

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廹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迹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革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

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葢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論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致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致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

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秖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牓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於令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同前）

臣伏覩方今邊患外亟公私内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

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世事以寛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狥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毁訾傳布道塗飾己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説上惑聖聽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孰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

華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為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 慶歷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為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一作似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怪葢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一無却字晁宗簡今用薛紳

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齪齪一作齷齪廉謹不為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禄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誤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横而州郡無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户凋耗雖有出人之才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人一作撥入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

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一作合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愼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

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一作議科場奏狀）慶歷四年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脩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勑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一作責）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一作求）以聲病學者專於

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一作人）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故為學制（一作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一作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一有舉字）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一無此字）程式（一作試）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一本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至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在此下）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一有皆字）其大

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一作新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一作為盡人之材者一無此字也其一有它字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一無此九字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一作填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二字一作為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一作業取材不遺一有為治之本也五字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文忠集卷一百四

文忠集卷一百五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九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慶歷四年

臣嘗患朝廷處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

州援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勑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一作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

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荊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荊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禀朝命恥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竊慮的等

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臣一有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恥未肯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同前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畧固

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静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一作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

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為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黄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一有時字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病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衂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

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廵檢捕賊官等見畋獲
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
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
楊畋等伏乞且降勑書奬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
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絶少其餘盡是
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
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
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别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盡蠻賊止可招携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識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葢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

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大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為鄧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猺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猺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黄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猺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

須先得黄鄧昨邵飾等初招黄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黄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

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況漸近夏暑南方燀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大急則潭郴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

則兵久未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慶歷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争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

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户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特

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户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

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

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汝卒一作辦事以自贖自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脩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茍不如此未見其可葢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為脩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為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騷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為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

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為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効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鼓怨

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絶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輯蕃部（一無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

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同前

臣伏覩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狥私 一作內挾私狥 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兗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

據先朝日歷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爲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脩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糺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誣瀆先朝聖政謹按日歷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爲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爲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

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説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一作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令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强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碎細刻剥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

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廹乏用一作人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誤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一作人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

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與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恵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

能之臣不能安心展效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臣恣情妄作獄訟不多事係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狥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

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執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一作者兼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别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礪

罷御史授大常博士通判鄧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决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

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一作侍）提刑體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

審慎為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己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一有只字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令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

聞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慚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慚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三字一作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

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同前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内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縁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

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畧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歳般輦不絶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歳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别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

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爭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契丹更一作又要二三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

久遠供給無厭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慶歴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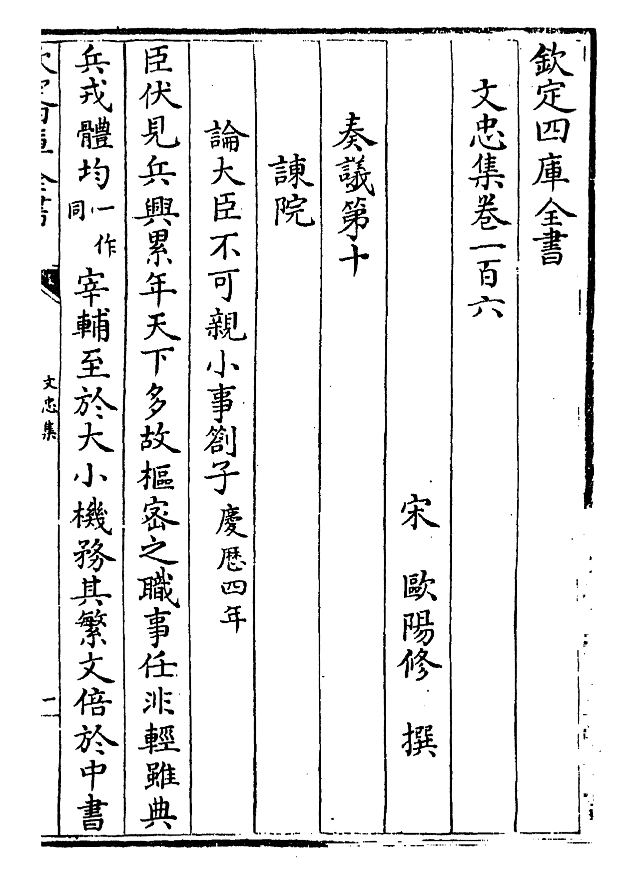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脩築城壘强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

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其一作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况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别因他事猶可絶和何况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内

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葢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龎籍力爭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縁此一事得絶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説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

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五



文忠集卷一百六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慶歷四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一作同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

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一作世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恠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

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一作論議庶有裨補一作助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禀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鋭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為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茍設此官則天下

知朝廷有青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一作奏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

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此類選人别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足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别作任使仍乞嚴為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别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廵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

方能（一作可）集事不必邊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一作安）亳州水土死（一無死字）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

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人既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來遷内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縶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寃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守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讎必與邊陲别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筭尤於招撫

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聞守清計其必無弃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

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為檢匭抑塞言事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契丹使十年不為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為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契丹十年不為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

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宪獄不當劄子 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刀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以誣姦事髠截頭髮又自以一作將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為未有棺

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累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一作之冤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廹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

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廹以自裁一作戕

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甞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寃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寃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强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令强者陵弱踈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為臣寮論奏（一作奏劾）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羣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勘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為僥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為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

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罷却入内已來舊跡漸甚一作多彰露内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逹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議取進止

乾隆御覽之寶

文忠集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七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一百七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十一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慶歷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

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怨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説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奬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有一被彼字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一作寧

未至此茍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一作過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頼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一作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

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

差諸路按察令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

懼近日致仕者漸一作甚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

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名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

何路按察之一作何人因挾私怨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

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説其近降劉子乞賜抽還不使四

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謹

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慶曆五年誤寘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

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關以犇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一作偏長犇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絶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

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内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重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

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别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勅則頓一作徒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内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

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
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
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
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
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為
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
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
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

傍海經晝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晝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一作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勑意亦一作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

所行之法令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為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免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令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

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撮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嘏事狀慶歷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

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筭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别恐引惹臣請畧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怨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絶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

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擬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

也三韃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韃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絶其歸路而堅其事敵之心思為三韃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韃在中國則

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嘏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羣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慶歷五年）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慈）

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一作臣職雖）在外事不盡（一作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一作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

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一有者字則難難字一作不可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上一作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説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説上惑聖聰一有者字臣請試辨辨字一作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而明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

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鋭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寛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

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一無此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

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一無此字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二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及一月方敢畧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練世

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遇事而近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遇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

國朝常（一作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

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契丹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一作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有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八字一作力思雪恥）沿（一作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外侮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

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內四夷相賀於一作于外此臣所一有以字為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絶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邊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一無此二字早

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名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一有而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洛為洛之類及其餘文意

皆不若一作為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盖用綿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歷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為責耳

文忠集卷一百七

文忠集卷一百八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十二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內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

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一無者字且字一作却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一有餘字並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

者吏不銜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
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依奏并下三班審官並依

此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
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
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

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以上並只與理為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

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曆狀 嘉祐四年誤寘于此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

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一作記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一作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詮次繫一作排以日月一作日月謂之日歴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閲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

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一作取書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一有於字廢墜矣一無此字臣竊聞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

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一作分明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

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㑹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厯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㸃檢修撰官紀一作記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一作惰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厯等除令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

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

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溫成
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踈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
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為自去年追冊溫
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及優崇遂致議者動皆
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
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
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
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

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温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説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閫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至和二年

日月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

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有多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

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

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謬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綱紀

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一作皆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

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揺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

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
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
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
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
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
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過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
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
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

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

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别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横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

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動一作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初既已倉惶羣議一揺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騷動六路一百有餘州一有軍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

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

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一作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别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虚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

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一無為字）於災旱（一作於旱歲）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一作堙）洪水九年無功禹得

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狭淺狭則水勢難回

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而發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

此凶荒一作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俟一作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為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敵事

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文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敵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為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伯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八